



讲活英烈事 育好后来人

——访富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列荣



主持人宁滢:本期嘉宾王列荣,出生于1954年9月,中共党员,大专学历,富县羊泉镇上善化村人。1974年3月参加工作,先后任南道德乡、富城镇、牛武镇妇联主任,县妇联副主任,民政局副局长、局长。2002年任县政府副县长,2006年任县人大副主任,2007年任县政协七届委员会主席、党组书记。2012年退居二线,任富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至今。2002年3月被国家人事部、民政部授予全国民政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;2020年8月获得中国关工委、中央文明办授予的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;2024年3月被省关工委评为陕西省关心下一代“最美五老”。在县关工委工作14年间,多次被县委、县政府评为“尊师重教先进个人”“优秀离退休干部”。

宁滢:是什么契机让您退休之后全身心投入关工委红色宣讲工作?

王列荣:富县是革命老区,是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后的重要根据地,举世闻名的直罗镇战役更是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,成为富县最动人、最厚重的红色印记。我始终认为,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青少年听,把宝贵的红色资源转化为教书育人的精神营养,是一名老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

与使命。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、民族的希望,用好红色资源、讲好红色故事,让他们从革命历史中汲取力量、坚定信仰,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、革命精神永放光芒。

宁滢:直罗镇战役是陕北革命史上标志性战役,其中12位少年烈士的故事震撼人心,能不能带我们重回1935年,讲讲十二小英雄的壮烈过往?

王列荣:1935年10月,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师,陕甘苏区成为革命中心,也遭到国民党重兵围剿。为粉碎敌军围歼企图,党中央、毛主席果断决策,在富县直罗镇发起决定性的直罗镇战役。

这场战役中,红二十五军少共营的12名少年战士谱写了悲壮的英雄赞歌,他们被称为“直罗十二小英雄”。这群小战士最大的不满16岁,最小的仅12岁,年少投身革命,因年纪稚嫩被陕北百姓亲切称为“娃娃营”,他们虽年少却心怀信仰、勇敢坚毅,对党和人民满怀赤诚。

战役前夕,为摸清敌军布防、助力作战部署,12名小战士奉命执行高危侦察任务。他们褪去军装,化装成货郎、牧童潜入敌军黑水寺驻地,在敌人眼皮底下精准探明敌军兵力、火力、工事等核心情报,及时传回指挥部,为直罗镇战役的精准取胜筑牢了基础。

完成任务返程途中,小战士们遭遇敌军巡逻队,因敌众我寡不幸被俘。敌人将他们关押拷问,以威逼利诱、严刑拷打逼迫其吐露红军机密,面对饥饿、严寒与死亡威胁,12位少年始终坚守革命气节、宁死不屈,未泄露任何情报,用稚嫩身躯坚守信仰底线。

1935年11月21日直罗镇战役正式打响,红军奋勇作战,大败敌军。溃败的敌军恼羞成怒,残忍杀害了12位小英雄。这些少年烈士未曾留下姓名,影像在岁月,只留下忠贞报国的热血与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。

战役胜利后,红军含泪安葬英烈。此后,当地政府在直罗镇战役烈士陵园修建

纪念亭、竖立纪念碑,镌刻英雄事迹供后人缅怀。时至今日,瞻仰英烈丰碑,依旧让人满心热泪与崇高敬意。

宁滢:为了让十二小英雄的故事广泛传播,您带领关工委团队在红色资源挖掘整理工作中具体做了哪些工作?

王列荣:富县是底蕴深厚的革命老区,红色资源丰富,直罗镇战役纪念馆、茶坊革命烈士陵园、东村会议旧址等,都是珍贵的红色财富与青少年红色教育的鲜活教材。这些红色旧址、史料与英雄故事,承载着不朽的革命精神与红色基因,是激励一代代人坚守初心、奋勇前行的精神动力。

县关工委始终将挖掘、保护、活用红色资源作为核心使命,重点深耕直罗十二小英雄先进事迹。工作人员联合多名老党员,通过多次研讨梳理、查阅历史资料、走访当地群众,细致还原小英雄的战斗与就义细节。同时编撰《直罗十二小英雄》故事、排演同名情景剧,让尘封的英雄故事焕发鲜活饱满,助力青少年读懂革命历史、汲取成长力量,切实做好红色基因传承工作。

直罗镇战役烈士陵园是富县核心红色教育阵地,安葬着直罗镇战役中牺牲的数百名革命烈士。园内纪念馆珍藏着战役珍贵文物、历史照片与作战资料,完整还原战役全过程,生动展现了革命先辈为理想信念舍生取义的崇高精神,是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、革命传统教育的优质直观素材。

宁滢:当下孩子成长在和平环境,为什么您笃定红色基因是青少年成长不可或缺的精神养分?

王列荣:红色基因是开展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宝贵沃土,少年强则国强,青少年的信仰信念、精神品格,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。当下,青少年成长在和平年代,生活幸福安稳,没有经历过战火纷飞的岁月,没有体会过饥寒交迫的艰难,更容易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迷失方向。而红色基因中蕴含的坚定信仰、爱国情怀、担当精神、不屈意志,正是滋养青少年心灵、塑造青少年品格的“精神养分”。直罗十二小英雄的故事,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、催人奋进,正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少年一代的责任与担当,看到了信仰的力量。对于青少年而言,了解这段历史,铭记这些英雄,不仅仅是记住一段过往,更是要从中懂得今天的幸福

生活来之不易,懂得爱国、担当、坚守的真正意义,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,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。

宁滢:投身关工委14年,您牵头开展上百场红色宣讲,能和听众分享多年来常态化开展的主题教育活动吗?

王列荣: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,一份坚守就是一份担当。作为老党员,见证革命先辈以鲜血铸就盛世山河,我深知自身肩负着传承红色故事、弘扬红色精神的重要使命,致力于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、坚守初心、不负韶华。14年来,我联合关工委老党员、老干部、老革命,依托富县丰厚的红色资源,在清明、建党节、国庆节等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与革命传统教育。我们先后开展多项红色主题教育活动,累计开展主题报告100余场次,惠及青少年20万余人次。团队深入全县中小学、社区及各类红色教育阵地,以面对面宣讲、沉浸式讲述的方式,生动讲述富县红色历史与直罗十二小英雄的感人故事。宣讲中,我们用质朴真挚的语言还原烽火岁月,讲述少年英雄的坚守与革命先辈的奉献;通过带领青少年瞻仰革命旧址、缅怀英烈,围坐分享革命往事与成长感悟,引导青少年深刻理解爱国、责任与信仰的真正内涵,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。

宁滢:时隔91年,立足新时代,我们为什么还要持续深挖、传承直罗镇战役以及十二小英雄的红色精神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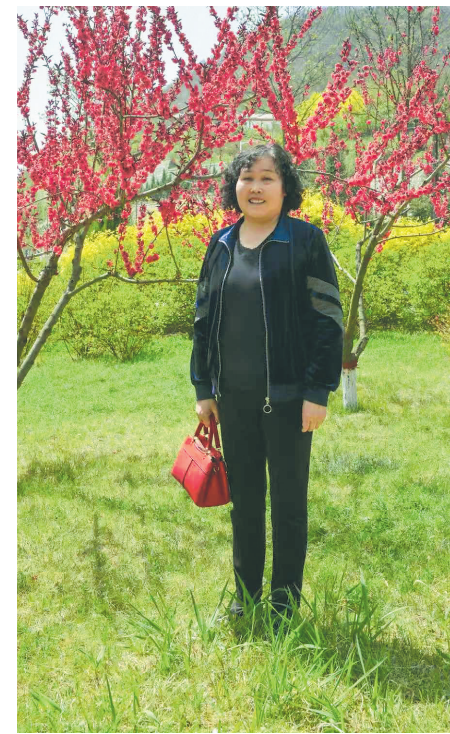
王列荣: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,距离直罗镇战役的烽火岁月已经过去了91年,富县的红色资源始终闪耀着时代光芒,直罗十二小英雄的事迹始终历久弥新。如今,我们身处和平幸福的新时代,国家繁荣富强、人民安居乐业,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,今天的幸福生活,是无数像直罗十二小英雄一样的革命先烈,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。红色基因是我们党和民族的精神命脉,红色精神是激励我们奋勇前行的不竭动力,无论时代如何变迁、环境如何变化,我们都必须始终坚守红色初心、传承红色基因,让革命先辈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、永放光芒。

对于青少年而言,传承红色基因,不仅仅是铭记历史、缅怀先烈,更要坚定理想信念、厚植爱国情怀、勇担时代使命。新时代

的青少年,生逢盛世、肩负重任,更要以革命先烈为榜样,从红色资源中汲取信仰的力量、忠诚的力量、担当的力量,始终听党话、跟党走,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,树立为祖国为人民永久奋斗、赤诚奉献的坚定理想。

宁滢:荣获多项国家级、省级荣誉之后,未来您在红色传承、青少年教育上还有怎样的规划与期盼?

王列荣:今后,我将继续以一名老党员的担当,坚守初心,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,用心用情用力守护好、传承好富县的红色资源,助力红色教育走深走实,为青少年成长成才服好务、发挥余热。我坚信,只要红色基因永不褪色、红色精神永传不息,广大青少年就一定能在红色滋养中坚定信仰、茁壮成长,一定能扛起时代重任,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,奋勇前行、不负韶华,让革命先辈用生命守护的家国,更加繁荣富强,让红色火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生生不息、薪火相传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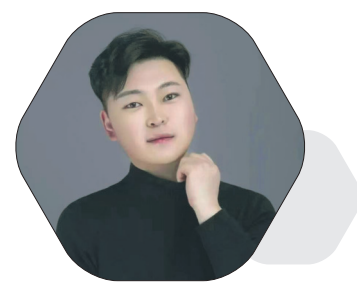


● 嘉宾王列荣

薪火永相传 建功新时代 党的故事我来讲(第五季)

以半生坚守,留住陕北民间非遗烟火

——对话曹伯植



主持人胡琛:本期我们邀请到一位重量级嘉宾,他不是作协会员,但是半生致力于陕北说书、陕北道情两项国家级非遗抢救、整理与理论研究。他先后出版陕北说书、陕北道情系列专著十余部,同时创作戏剧、曲艺作品200余部(件),抢救留存了大量民间失传的曲牌与书目。同时,他深耕教育行业,创办陕西培植文化集团、延安培植系列学校,且常年开展公益文艺普及,他就是——曹伯植老先生。

胡琛:曹老,可以和大伙儿聊聊,您是如何与文学结缘的吗?或者说,您可以讲讲您的成长经历吗?

曹伯植: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,父亲爱闹秧歌,母亲爱唱民歌。也许是基因遗传,我从小就喜爱文艺。

在延川中学初中毕业的时候,老师想让我上高中考大学,但是家里实在没钱,我就上了延安师范,上师范的好处,一是可以转成国库粮了(那时候能吃上国库粮是普通农家子弟的最高理想了),二是助学金多,吃饭基本不用自己掏钱了。

虽然上了师范,我心里想着还是要考大学,因为中专师范有5%的学生可以考大学,我就拼命地学习文化课,可我还想入团,以后入党,这个目标是在初中时就定下的。为了入团,我只好放弃狠学文化课,捡起个二胡拉。

学拉二胡我也拼命。没有专业二胡老师,就买了一本《怎样拉二胡》,照着书本

学,一步一步进入班乐里队、学校乐队,又成了学校乐队队长、学校宣传队队长,拉二胡就成了我的特长。毕业后先后分配到延川县冯家崖小学和曹家圪崂七年制学校(当时叫戴帽中学)任教时,给新发表的《毛主席语录》谱曲,在及早的时间里把新歌《毛主席语录》带进课堂,我自己也写词、谱曲,编排节目在县城和当时县上唯一的文艺团体——“战备宣传队”一起搞庆典和接待演出,也算给学校和我们南河公社争了一些光。

1970年由曹家圪崂学校调到延川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任二胡演奏员,拉二胡成了我的专业。当时宣传队有焦文平(闻频)、路遥他们先后任编剧,没有作曲,我就自告奋勇担起了作曲的担子。当曹谷溪、陶正、白军民、路遥、闻频等一伙青年办起延川《山花》的时候,我又给他们的诗作谱曲,并指挥演奏搞配音诗歌朗诵会,将他们的剧作和诗歌曲谱搬上舞台演出。1972年,由路遥、闻频创作的大型歌剧《第九支队》,由我作曲并指挥,于9月30日在延川县大礼堂演出,得到省、地专家高度评价。

胡琛:那关于陕北说书、陕北道情,您是如何创作的?可以讲讲您的创作过程吗?

曹伯植:1973年我创作了道情小戏《交猪》,又用陕北道情编曲,在延安地区参加会演,得到一致好评。后来路遥考了大学,闻频调走,我又被任命为宣传队队长,没办法,我又主动挑起了编剧的担子。但我最爱的还是作曲。1973年开始,我连续在省上唯一的音乐刊物《新歌试唱》上发表作品,省艺术馆的老师到安康、汉中下乡都要领着我。我一心想当作曲家,可我两次考上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,但宣传队以“离不开我”为理由,没让我去,急得我哭了不少鼻子。

1979年,我调到延川县文化馆任馆长。1982年我逼着让刚从剧团调过来的曹京平、周延新搞剧本创作,曹京平写了小戏《刘栓回头》,周延新写了小戏《货郎相亲》,这都是他们两个的处女作,不成熟,我与马槐楠帮助修改,我把两个小戏都给谱了曲,一个是道情,一个是秧歌剧,又加了一些表演唱,组成一台晚会,演出

后反响很大,延安地区文化局知道了,要我们给年底在延安召开的全国戏剧年会演一台小戏,两个戏不够一台戏,又让海波写了一个小歌剧《枣花》,又用了宜川白随启的眉户小戏《上彩礼》,一台小戏四个品种,在年会上演出后一片赞誉声。1983年3月,这台小戏顺利进京演出,并在怀仁堂为中央首长演出,这是一个小小县剧团的殊荣,大概也是延川县戏剧史上最光辉的一页。

我后来连续编曲,也都上演了、获奖了,我在省、地也小有名气了。1985年陕西省文化厅与西北大学联合办了一个“编剧作家班”。我在领导面前死缠硬磨要上学,领导同意我上学,并把调到县文化局任副局长。

因为我搞陕北道情在延安地区已小有名气,延安地区要成立一个“道情学会”,就把道情学会放在延川县,地区文化文物局局长杨福印任会长,我任副会长兼秘书长。

我如愿以偿考上了西北大学,1987年毕业后,在延川继续搞陕北道情的搜集整理与研究,地区还给了少量的专项经费。

1988年9月我调到延安地区文化文物局任艺术科科长,我利用业余时间继续搞创作和搜集整理陕北说书。其间我的大型民间剧《酸枣崖》、小戏《丑丑憨憨》、秧歌剧《王二闹红火》和改编《张良卖布》均由延安歌舞剧团排练参加陕西省会演获了奖。

1992年我跟解明生采风学习时,我让他给我唱一下武调,他给我唱了传统书目中的《刮风》。我一听非常激动,我说:“明生啊,这段武调完全可以独立成篇,我给你整理加工一下,你按一个小段往出说,一定会火。”我就给起名叫《刮大风》,前边加了“春天刮风融融融,夏天刮风热烘烘,秋天刮风凉飕飕,冬天刮风冷森森。”又把一些句子调整了一下,他就首次演出了。现在这个《刮大风》的段子演得火火了,不管哪个版本演出,前边这四句还一直保留着,只是“冬天刮风冷森森”现在多数唱成“冬天刮风冷死个人”,这句也是2007年在定边县举办陕西省说书大赛的颁奖晚会上,我辅导整台10个节目的修改与排练,吴起县的杜双子演

出这个节目时,他感觉“冷死个人”更能体现冷的形象化,尽管这与前边的三句不对称了,但我也认可了。

1993年,市委、市政府紧跟形势,要求宣传部、文化局立即找一个懂业务、有能力的内行去当团长,搞改革。文化局根据我在延川县和调到文化局的表现,认为我可以胜任,时任宣传部的白崇贵部长也了解我,于是就积极给市委、市政府推荐我任歌舞团的党委书记兼团长。

初到歌舞团,还算顺利,业务人员都开始练基本功,排练创作新节目,筹备出国演出,改装歌舞厅,准备补贴收入,分配实行按劳分配。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下还真来了干家子了。改革总是要伤害到一部分人的利益,就会有人反对。我只顾前方打仗,不防后院已起火,以致成为有组织的反对活动,在我办公室一群一伙地来闹事,甚至有辱骂欲动手的迹象,院子里出现大字报、小字报,直接找市委、市政府领导告状。到1995年,宣传部、文化局派人来调查我的问题。经过内查外调,终于到1996年查出了我有严重问题:以权谋私,我的姐夫给团里卖了过年发福利的面粉;我领了300元的劳动补助费;我老婆给团里打字两年多时间挣了1000多元钱。对我进行批评教育并作深刻检查。

我醒悟了,后悔了,不该来这里。我给时任宣传部部长师银笙提出不干了。

1996年9月免去我的职务,调回市文化局,后任调研员。这下我可以放开手脚做我一生最想做的事了。

做文化是需要经济支撑的,没有钱啥事也干不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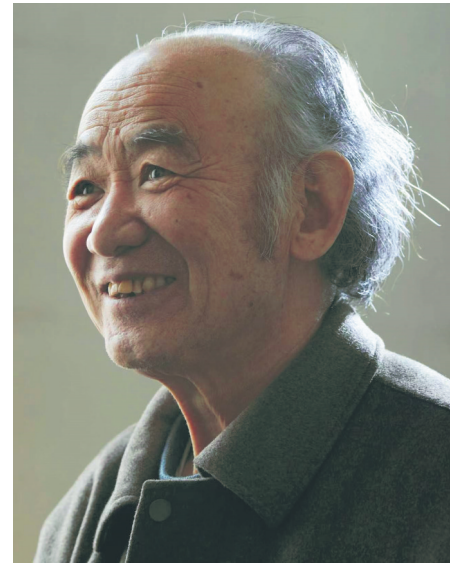
做什么生意呢?搞了半辈子文化艺术,1996年办起了延安第一个琴行,1997年注册了延安培植文化公司,同年又办起了延安培植艺术学校。1998年公司就评为延安市先进民营企业,1999年学校评为延安市民办先进学校。2001年儿子曹鲁毕业回来,先在延安大学代了一年钢琴课,本想在延安大学落脚,我劝他回来教学,参与管理学校,这样我就可以抽出时间来先搞我的研究了。到2005年,我的第一本专著《陕北说书概论》出版了。

到2006年,陕北说书就被列为首批国

家级非遗名录。在研究陕北说书的同时,2007年又创作了大型道情戏《乾坤湾》。我们延川曹氏家族要出一本家谱,没人主编,族长命令我必须当主编,我只好应承。要做就做好,正式出版发行。编创陕北说书丛书和编家谱穿插进行,2009年《延川曹氏家谱》由三秦出版社正式出版;2010年我的《陕北说书概论》《陕北说书音乐探究》,我主编,孙鸿亮、曹彬副主编的《陕北说书传统曲目选编》短篇集、中篇集、长篇集(上、中、下三册)和《曹伯植陕北说书文集》一共8册,由贺敬之题写书名,李希、刘兰芳、曹谷溪写序,作为延安政协文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胡琛:一把三弦,一曲道情,半生光阴扎根陕北厚土;不求文坛盛名,只守民间文脉。曹伯植老先生自谦不是文人作家,可他以笔墨为薪,以弦乐为火,走遍山野采风寻音,伏案多年著书立说,填补了陕北说书、陕北道情系统研究的空白,把即将消散在风里的乡土腔调、民间故事,一封一封存成册、永久留存。

风过黄土塬,弦声永不息。致敬每一位默默守护乡土文化的坚守者。



● 嘉宾曹伯植